



九国

萧天若 著
JIULI ZHUO

九国

第叁卷



YZLI0890127907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九国
第叁卷

九 端 珠

萧天若
著



YZLI0890127907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·沈阳·

© 萧天若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国·九璃珠 / 萧天若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1.9
ISBN 978-7-5313-4054-6

I. ①九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0263 号

九国·九璃珠

责任编辑 王 平 尹明明
责任校对 张 斌
装帧设计 安宁书装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特约编辑 赵素贞 龙 烁
幅面尺寸 165mm×235mm
字 数 273 千字
印 张 14.5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邮 编 110003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4054-6

定价: 1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29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 联系电话: 0731-82755886



九璃珠·九月飞鸢 001

九璃珠·秋风碎 019

九璃珠·失魂引 035

九璃珠·烟花寂 053

九璃珠·绮罗香 071

九璃珠·梧桐锁 087

目录



九璃珠·镜空颜 105

九璃珠·牡丹杀 121

九璃珠·月倾杯 137

九璃珠前传·玉琳琅 153

九璃珠外传·海疆王妃 185

九璃珠·清风荡 207

后 记 225



九璃珠 JIULIZHU
九月飞鸢

他们看见一位盛装的美人，独自站在润湖之畔。
她好像是在放纸鸢，可手中的纸鸢，却断了线。



{ 缘起 }

那个幻境在我梦里反复纠缠。

我看见自己拉着云琛的手，奔跑在荒烟蔓草的山间。他的手，修长温暖，轻轻扣住我的十指，就是一句缠绕到永远的诺言。

身后，落日的余晖把天际染上了金边。云琛的白衣在风中荡起，他说：“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真好。”

他拥住我，我却看到他身后有女子的身影浮现，一身盛装，娉婷地立于草莽深处，姿态飘逸如仙。薄雾拢过来，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看见她的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玩味的笑容……

云琛深情的声音，响彻在我的耳边：“潋儿，潋儿……”

潋儿？那不是我的名字！她是谁？云琛在我耳边唤出的，为什么是这样的两个字？

这个念头闪过的一瞬，我便挣扎着从梦中惊醒了过来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

隔着湖上淡薄的水雾望去，隔岸的灯火明灭闪烁。

一瞬间的失神。

因了那个梦，这个晚风清凉的春夜让我有些恍惚。

但很快，宫人的脚步声便把我的思绪从游离中拉了回来。

是了，这里是禁宫深处的凌波殿，不是我梦里的世外桃源。而我，也不是那个可以随便拉着爱人奔跑在荒原上的女子。我，是云国的皇妃，子鸢。

{ 壹 }

我常常觉得，人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。

别说我不知足，如果你像我一样，是这个帝国备受宠爱的皇妃，却没有出身，没有来历，没有曾经，没有过往……我想你一定会茫然。

而当你有一个名字，却没有姓氏，没有家人；你拥有一个你深爱，也深爱你的人，可你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爱上那个人，那个人又是如何爱上你的……我想，你一定也会觉得这样的人生确实荒谬。

宫中的人，众口一词。说我是小心失足，从南苑听风阁上跌落而失忆。

御医说，这是离魂症。

他的眼睛告诉我，他在撒谎。他们，都在撒谎。

可是我不追究。

如德姬所说，在这深宫之中，有太多的秘密，一一去揭破它们，太费力，也太费心。而且，那个所谓真相的答案，或许并不值得如此付出。

她的意思是让我珍惜当下。我想，也许她是对的。

宫门上的云板叮叮咚咚响过三下。

我在侍婢的引领下，走进月华殿后的一处雅阁。静室无人，唯有铜漏滴答响过。香炉里不知焚着什么香，轻薄的甘甜里漾着一丝涩，烟雾袅袅，神思惶惑，一瞬间花开花落，竟似恍若隔世了。

身后珠帘窸窣窸窣地响起，我扭过头去，正对上一张清丽明媚的笑脸。

看见她的装扮，颇有点意外。眼前女子发髻高高绾起，一袭明艳红衣，却不是素日的宫装打扮，而是燕国那边的胡服窄袖。

我掩了口，默默地叹了一口气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在云国宫廷里穿着敌国戎装的，恐怕，也就只有她德姬了。

没错，我眼前的这个女子，正是云国的镇国公主，德姬。

“怎么，意外？”她在我面前悠然地转了个身，裙角划出绚烂的弧线，“我叫人照着燕国的骑装改了样子做的，好看吗？”

“我在想，要是丞相大人看到你穿成这样，会不会当场气昏过去呢？”

德姬轻轻一笑，不动声色地挑了一下眉毛：“身为我云国的丞相，若是连这点胸襟气魄都没有，那这个位置上的人，想必也该换掉了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骤然一紧。

我太熟悉德姬的脾气，越是这样轻描淡写不经意的话，越是可能掀起一场狂风暴雨。我只是无心的一句，可不想给丞相引来什么无妄的灾祸。

“你别多心，我只是随口说说……”

她摆了摆手，很无所谓地笑着扭头，吩咐宫人备车。

我舒了一口气，却不由得皱紧眉头，从来没有人会给我这样的压迫感，哪怕是这个帝国的皇帝，我的夫君，云琛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直以来，在德姬的面前，我总有些莫名的心怯。说不清缘由地，有些怕她。

“你也换身衣裳吧。”德姬转过脸来，目光落在我及地的裙摆上，“这样的衣服，在宫里面扫扫地还行，出门的话，还是免了。”

不及我开口问，又道：“燕国的使团已到驿馆了。朝堂上正式接见之前，我想先会会那位耀威大将军。”

{ 貳 }

满园飞絮。

德姬在厅中跟使臣相谈，我一个人无所事事，踱到驿馆后院，独自坐在矮桥边望着流水出神。虽说平素关系亲密，但我毕竟是个妃子，不宜抛头露面。这种事……她干吗要带我来？

身后传来轻轻的马声嘶鸣。

回眸看去，不远处站着一匹黑色的骏马。看到我，竟不离去，而是径自走

了过来。

马儿温驯地凑到我身边，眼神里有几许依赖，我摸摸它的鬃毛，它低下头，舔了舔我的手心。

真是乖巧的小东西，很通人性。

“追风。”有人在身后叫道。追风，听起来像是这马的名字，那他应该是马的主人吧……我回过头，果然，不远处的树下站着个英武不凡的男子。

我微微颌首，起身道：“这是你的马？”

“澈儿……”看到我，那人仿佛大惊失色，失口叫出陌生的名字，“你……没死？！”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他已经冲上来，一把把我抱在了怀中：“天哪，告诉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还来不及开口和挣扎，熟悉的女声就已在耳畔响起。

“放开她。”

男子的手没有松开，可他望向德姬的时候，我趁机从他怀中挣脱了。他看看我，又回头看看德姬，清透的双眸略略眯成一线：“公主，可否告诉在下，这位姑娘是谁？”

德姬淡淡接口：“云国的皇妃，子鸾。”

男子怔了一下，两眼直直地望着我，仿佛在我脸上搜寻着什么。

我退到德姬身后，惊魂未定地看着他，莫名其妙的唐突，他是谁？竟敢如此无礼！

半晌，他终于不再死盯着我，而是说：“原来是贵妃娘娘……对不起，是在下认错了人，失礼了。”说着，退了一步，躬身行礼，“水澈唐突，望娘娘恕罪。”

回宫的路上，我问德姬：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德姬看看我，依旧是那副淡然的神情，轻轻松松便扔下几个惊雷：“燕国

军功最显赫的猛将，耀威大将军水澈。”顿了一下，挑挑眉，继续道，“也正是这次出使我云国的使臣。”

猛将？那么书卷气的一个人，竟然会是……我摇了摇头，完全不能把他和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大将联系在一起。

心里的疑惑挥之不去。

看他的神情，分明是我酷似他认识，并且关系还很亲密的某个人……他说他认错了人，他还叫我澈儿，这个名字好熟悉，好像在哪里听过……

“啊！”我轻声惊叫起来。

德姬的视线从窗外风景上收了回来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。”掩饰地笑了笑，我拨弄着鬓边的步摇，“想理一下发髻，没想到车子颠簸，一不小心扯到了头发。”

德姬没说话。

我轻轻地合上了眼。

澈儿——正是梦里，云琛在我耳畔唤出的那个名字。

{ 叁 }

掌灯的时候，云琛来了。

我正在绣丝帕上最后一只蝴蝶的翅膀。

他走过来，坐在我身畔，轻轻揽过我的肩：“听说你们出去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真没想到，燕国的大将军竟是那么的书生气。”

云琛冷冷一笑：“水澈对疆场上的敌人，可从来都没有留过情。”他顺手拿过我还没绣完的丝帕，话音里颇有些不满，“德姬居然带你去见水澈？她想干什么！”

云琛居然对德姬的做法不满……怎么？难道我不可以见水澈？为什么？

“琛……”思忖半晌，我还是开口问了那个问题，“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澈

儿是谁？”

我不是个聪明的女人，聪明的女人从来不会刨根问底。而我，终究还是输给了自己的好奇。

直觉告诉我，“潋儿”这个名字，与云琛，与水澈，都有着莫大的干系。那两个字背后，藏着不为我所知的秘密。

德姬显然对一切都了然于心——她对这世上的一切，都了然于心。她应该很清楚这之间的来龙去脉种种曲折，只是，她未必会说给我听……

所以，最简单、最直白，但也最冒风险的办法，就是直接问云琛。

事情比我想象得要严重。

云琛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
久久沉默之后，他终于开口，却是一句让我始料不及的话——

“从今以后，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。”

说罢，转身拂袖离去。

{ 肆 }

一夜辗转难眠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披衣起来，没有惊动侍女，独自一个人出了凌波殿，沿着湖畔漫步。

不经意地抬眼，看到几团橘色的灯火。

湖心水榭里有人影儿晃动。

夜幕下的灯火似是无声的诱惑，幽幽的几点红，笼罩在那抹奇异的香料里。

走近了细看，竟是德姬。

德姬背对着我站在那里，面前摆着一张几案。我看不见几案上放着些什

么，也看不清她在做什么——

她没有回头，却朗声唤我：“子鸾，你来。”

我走过去，德姬摆手，散去一千随从。

此时我才看清，那几案上摆着一只莹洁如冰的水晶盆，里面波光盈盈，光华流转——那盆里面是无数颗晶莹剔透的琉璃珠，无数颗珠子在水波之间滚动，映出千百种颜色，还有光怪陆离的幻影。

德姬低头从水中抓起一把琉璃珠，摊在手心占卜，看得很出神。

“你似乎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”她一边查看着那些珠子，一边漫不经心地跟我说话，“皇兄今夜，似乎也是彻夜难眠。”

虽然已经听说过很多次，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德姬占卜。

听人说，她的占卜，从未出错。

也是，她怎么可能会错？她生来，便是云国的神啊。只是不知这一次，神在占卜的，是什么。

“德姬，我错了吗？”我问她，心口忽然觉得酸涩，“我只是想知道……那个潋儿，她到底是什么人，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。”

德姬抬起头，眼底波澜不惊：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对我而言，这跟你的占卜一样重要。”

不知道是因为占卜的结果还是因为我的话，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赌气似的将手心里的琉璃一把扔进水中，然后胡乱地在水面上画了一个圆圈——

那一盆的琉璃瞬间便在水中急速旋转起来，光影映在壁上，似是巨大的旋涡……

我心里像是被什么硌了一下。

我的夫君是云国之帝，可德姬，她是云国的神。

没错，云琛是一国之君，是这个国家的掌舵人。可是，真正操纵着云国命运脉络走向的人，却不是他，而是他一母同胞的妹妹，镇国公主，德姬。

生来天赋异秉，洞知天下诸事，所以被先皇封为镇国公主，可参政事，可

掌军权，甚至，可与帝王共治天下。

我看着德姬，真的很难把她和我所听到的那些描述联系在一起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她一直是个奇异的女子。

多数时候见到她，都是一脸的慵懒和倦怠神情，似是春睡初醒，散乱着头发，裹在各色锦绣堆砌的衣衫里，斜倚在月华殿的某一张榻上，手里握着一卷书册。

偶然有了兴致，醉人的熏风里，她会拉着一群宫人在内苑里胡闹，甚至在内宫中跑马，英姿飒爽的身影打马而过，拂动身后一簇簇雪白的花枝……而转眼，却又穿了朝服，端坐在南薰殿里，睥睨群臣，指点天下。

正想着，德姬拍了拍我的手。我回过神来，只看见她嘴角噙着不以为然的笑。

“有时间想我的事，不如过来帮我做点事。”说话间，她把我拉到水晶盆前，“来，随便拈一颗顺眼的出来。”

我照她的话，伸手往那盆里去捞琉璃珠，可是却始终拿不到自己想要的那颗淡紫色珠子……盆中的水流，比我想象和看到的，更加湍急。

最后落入我掌心的，是一颗天青色的珠子。

珠子身上隐隐浮凸出一些花纹，拿到灯下一看，赫然是个“澈”字。

“看来这是天意。”德姬微微叹了一口气，“命中注定，水澈的故事，早晚还是要浮出来的。”

“你想知道的那个人叫水澈，是水澈的亲妹妹。”德姬缓缓开口，“五年前，作为燕国和亲的人选，她被她爹送来炽日城，送到皇兄身边……”

“想必你也知道，水氏一族乃是燕国的皇亲，是手握重兵的权臣……所以虽然明知道送来的美人是诱饵，但这桩政治婚姻，我们还是接受了。可是，水成元那个老狐狸太低估我们云国了。他的女儿确实迷住了皇兄，但想把云国的机密窃到手并送到燕国去，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……”

“你很讨厌她？”我问，“后来这个水澈怎么样了？我进宫这么久，怎么从来都没见过这个人？”何止没见过，甚至听都没听说过……那个奉命行使美人计的女子……她最终的结局，是什么？遣返回国，还是，关入冷宫了呢？

“你入宫的时候，她已经死了。”德姬嘴角浮过一缕冷笑，“三年前和燕国那一战，她终于被我捉到了把柄。”

我默然，两国如此紧张和微妙的关系之下，可以想象得到，水澈行迹败露后的下场。

“陛下很爱她？”想了想，我又问。

“不，他很爱你。”德姬看定我，眼里闪过一丝隐隐的担忧，却是转瞬即逝，“水澈只是一段过去的往事，对皇兄而言，那是羞于提及的耻辱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我心中那个疑惑仍在，“前日在驿馆，水澈叫我‘澈儿’……德姬，我，是不是很像她？”这才是我最不敢问的问题。

云琛对我的宠爱，是因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那个影子吗？

“子鸢？”德姬的脸上闪过一抹焦虑和不满，她急忙打断了我，“不要去在意和纠缠那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。记住，你的人生跟水澈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爱皇兄，皇兄也爱你，这还不够吗？那些不相干的人和事，我看还是别想太多的好……”

{ 伍 }

如果日子能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，大概也算是我的造化。

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却由不得我不去多想了。

几个月后，七夕的前一日，内侍送来一卷画像，说是云琛亲手绘的我。

满心甜蜜地展开来，第一眼望去，我很开心。只是讶异，怎么画中人穿着德姬改良的那种红色的燕国戎装，甚至连花纹都差不多几乎一样？

定睛再看，一颗心瞬间沉入万丈冰海……

那画像一角，分分明明写着四个字：吾爱，水澈。

落款是，云琛。

内侍总管发现送错了画像而遭到责罚，云琛亲自把我的那卷画像拿到凌波殿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月华殿里坐等德姬出来解释，忍不住心头悲戚，泪珠滚落衣襟。

本来，我以为我可以忽略掉那些蛛丝马迹的细节的。

比如，如果云琛真的把水澈当成耻辱，他怎么会爱上一个相貌酷似她的我？比如，如果他是真的爱我，为什么会在提起水澈名字的时候勃然大怒？

我与她，到底哪一个，才是他放在心头的爱人？谁才是他不忍碰触的伤？

没有必要再问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在云琛心里，我不过是水澈的影子罢了，因为长得像，所以才成为她的替代品……

可是，泪眼盈盈地抬起头，我看着帘后端庄站定的女子：“德姬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”

面对我的质问，德姬什么都没有解释。她只问我：“子鸢，你是爱云琛的，对吗？”

她没有说皇兄，而是说，云琛。

“我爱他，当然爱，非常爱，爱到可以为他生，为他死。我一直以为，他也爱我……可是，今天我才明白，我在他的心中，不过是水澈的替代品，不过是个影子罢了……他根本就不爱我。”

“德姬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？我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却对我撒谎，跟他一起骗我！云琛不爱我，你欺骗我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，我还不如死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就已打在了我的脸上。

我错愕地抬起头来，只见德姬眼中隐忍着的怒火。

“如果没有云琛的爱，你根本不会存在于这个世上。”她顿了一下，仿佛在下很大的决心，“对你撒谎，只是因为我不想看你生不如死。而你，根本没

有资格指责一个给了你生命的人说她残忍！”

{ 陆 }

云琛和水澈，确确实实，相爱。

且，至死不渝。

而德姬确实骗了我。

三年前，水澈的死，并不是因为刺探军情而行迹败露遭到处罚，而是因为背叛。

那份军情，明明有机会送走，可是她却没有把密函交到哥哥水澈的手上。

她把那封信扔进了火盆，然后，带着重兵赶来的德姬推开了宫门。

面对云琛，面对德姬，水澈什么都没有解释，她只是轻轻地笑：“横竖，我是要背叛和亏欠，并为此付出代价的……那也就无所谓更对不起谁和是否走错更多路了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

最终，她没有亏欠自己的爱情，而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。

她再也回不去燕国，故乡容不下她这样的叛徒；她也没有办法留在云琛身边，因为云国上下，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细作继续留在宫中……

剩下的唯一选择，是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水澈最后对德姬的请求是：“请放话出去，让世人知道，我是因行迹败露而死。我虽不孝，但这可以保全我家族的名声，不会让他们因为我而受到牵连……”

就在云琛御驾亲征打败水澈大军，凯旋回到炽日城的那天，水澈割裂了自己的脉搏，然后从月华殿旁的凌云阁上，跳进了泪湖。

自她死后，云琛痛不欲生，一度纵酒沉沦，每日将自己关在房里，画水澈的画像。